

你在何方

NI ZAI HEFANG

陈以彬 著

你在何方



陈以彬 著

你， 在 何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在何方/陈以彬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229-00387-6

I. 你…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0867 号

你在何方

NI ZAI HEFANG
陈以彬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李盛强
责任校对: 杨 婧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黄杨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 mm 1/16 印张: 31 字数: 650 千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387-6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 一 天使的罪过/3
- 二 痛苦中的安慰/10
- 三 标记/18
- 四 归去来兮/23

● 第二章

- 一 金银坝/33
- 二 净度祖师和巴空大师/43
- 三 保长和族长/47
- 四 回来了一个/53
- 五 孤屋/56
- 六 大傻和小傻/61

● 第三章

- 一 第一才子/69
- 二 第一号敌人/76
- 三 第二个七天/88
- 四 战友和校友/95
- 五 第一巧手/102
- 六 第一美男子/105
- 七 第一家诊所/113
- 八 第一要案/117



CONTENTS

● 第四章

- 一 院长秘书/127
- 二 小人/143
- 三 遗弃与爱/145

● 第五章

- 一 归宿/153
- 二 真诚/159
- 三 中国超人/164
- 四 恩与怨/175

● 第六章

- 一 寻找弟兄/181
- 二 入狱/186
- 三 恩人/194
- 四 老人的心思/200
- 五 金银村小学/204

● 第七章

- 一 月圆之夜/213
- 二 磨炼/218
- 三 饥荒/224
- 四 本相/234
- 五 再办公共食堂/247
- 六 二十年的误会/253
- 七 “无国籍人士”/258

- 第八章

- 一 迹印/267
- 二 最后一次机会/270
- 三 不知名的救命恩人/281
- 四 谢德琳奶奶/288
- 五 又一个不是亲生的儿子/308

- 第九章

- 一 首长/317
- 二 漫长的等待/327
- 三 悔净和尚/330
- 四 弟弟的心思/334
- 五 新人/343
- 六 十字形大屋/350
- 七 重逢/352
- 八 残疾人工厂/357

- 第十章

- 一 报复/363
- 二 三家房地产公司/366
- 三 困境/373
- 四 游荡的魂魄/381
- 五 妈妈,等等我/384

- 第十一章

- 一 两个工地/395
- 二 三十年前的信/403
- 三 形象与形象工程/413
- 四 生死之间/416
- 五 新任董事长/424
- 六 艳遇/428
- 七 纸/431

- 第十二章

- 一 零收购计划/439
- 二 “卖身契”/443
- 三 无可奈何/446
- 四 顺从/455
- 五 新来的县委书记/462
- 六 不走了/467
- 七 富有的苦命人/469
- 八 你在哪里/472
- 九 三位董事长/478
- 十 远方的弟兄/482

- 尾声/485

第一章

一 天使的罪过

二 痛苦中的安慰

三 标记

四 归去来兮

一 天使的罪过



公元1952年9月8日下午，山城重庆。解放碑的大钟刚刚敲了六下，那声响浑厚、深沉，给本已喧嚣的都市增加了一种急促、热烈的气氛；长江、嘉陵江两大巨流进出港轮船的阵阵汽笛声划破长空，似与钟声应和，又似某种呼唤。虽已是初秋的黄昏，“秋老虎”的余威仍然肆虐着，较场口西侧万头攒动，人们流着汗，观看活捉美国兵的街头剧，那用面粉做的鼻子高得有些夸张；一队又一队志愿军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迈着整齐的步伐穿过下半城，他们大约是开赴前线，或是奔向新兵训练营。满城都是大大小小的各种标语。标语已换了若干遍了，眼下的内容是反对武装日本。汽车、电车穿梭似的奔驰，偶尔可见一小队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纠察沿街巡逻。

太阳似不甘心沉下地平线，憋足了劲，将那黄色的光线洒向空中，泄向大地。由于它用劲太大，那圆脸涨红了，天空不断变换着色彩。残阳如血，光线的色调也越来越深，整个城市似乎是浸泡在温暖而透明的略带黄色的溶液里。

阳光透过薄薄的纱窗泄进一座三层建筑物的二楼东侧，那儿静悄悄，与热闹的都市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是一家综合性医院妇产科的婴儿室。这儿用半人高的木板隔成六个小房间，其中一间是护士值班室，一间是供应室，其余四间是婴儿室，过道两侧各两间。产房及产妇病房则在西侧。

每间婴儿室睡有六个婴儿。这家医院今年在全市首先试行产婴分离。产妇分娩，得消耗难以想象的体力，也要经受难以想象的痛苦，实行产婴分离可以让产妇得到良好的休息，也可以使婴儿受到医院更科学的照顾。同时，产妇、婴儿抵抗力都较低，陪伴家属健康状况复杂，共处一起易使妇婴传染疾病。

模范护士刘琼燕在婴儿室缓缓巡视着。她轻轻地移动脚步，查看婴儿们额上是否有汗，是否需要换尿布，是否有饥饿的表象，是否需要调整吊扇的风速。她知道，自己对温度的感觉与婴儿的感觉有很大的差异，婴儿大脑皮层发育不全，温度调节功能较差，因而她根据他们颈脖、额上是否有沁出的汗珠来决定风扇应换到哪个档次，而自己对冷热的感觉只供参考。

第14号婴儿在啼哭。她赶紧走过去，俯下身，轻轻抱起，胸部贴近婴儿的小脸，让他感

到自己的心跳,右手有节奏地轻拍着婴儿的腰部。不一会儿,婴儿甜甜地睡着了。婴儿们个个都感受过她的心跳。她曾经想过,这些幼小的生命一生下来不是笑,而是哭,那是他们脱离了母体,感到孤独,感到不安全。

她高挑的个儿,颈项如凝脂一般。细腰衬托出丰满的胸部,五官排列恰到好处。夕阳为她涂上一层淡淡的色彩,面庞尽染,白大褂的衬映,浑然和谐,好似白衣仙子。她在婴儿室缓缓飘逸,两只美丽的大眼注视着一个又一个小生命,眼神亲切、慈爱,仿佛她是他们的母亲,更像守护他们的天使。

传来第16号婴儿的哭声。她弯下腰,轻轻将14号婴儿放在床上,走到16号婴儿床旁边。凭哭声和表情,她判断他是饿了,便从小桌上取过奶瓶,将奶嘴轻轻塞进小嘴里,奶瓶微微倾斜,让奶液慢慢流进婴儿口里。她能根据婴儿哭声的大小、面部肌肉表情与上一次喂奶的时间间隔决定喂奶的多少、喂奶的速度。喂奶的多少相对好办,奶瓶上有刻度,喂奶的速度就要靠技巧了,这个技巧便是奶瓶倾斜的角度。特别是性急或半啼哭、仍在抽泣的婴儿,掌握速度非常重要,既不能让婴儿呛着,也不能让婴儿感觉过慢而继续啼哭,更不能因为过慢而使其吸进过多的空气。

利用奶瓶的倾斜度来调节喂奶的速度是她总结出的心得,让婴儿感觉到护士心跳以减轻或停止婴儿的啼哭也是她摸索出来的经验。她动作是那样熟练,方法是那样有效,仿佛她当过母亲,或者是个老护士似的。

她不老,才19岁,去年才参加工作,自然更未做过母亲。

她不是护士学校的毕业生,也不是重庆市人,参加工作有些偶然。去年春,她的家乡川东焦岩乡土匪暴动,部队进剿,她作为民兵上前线抢救伤员。使部队吃惊的是这个清秀的姑娘用土法接骨,用中草药治伤效果极好。她路熟、机灵、勇敢,抢救了不少重伤员。平叛工作结束,鉴于她的杰出表现,又是贫农的子女,部队回重庆向军管会做了汇报和推荐,于是她便成了这家医院的护士。

她没有辜负部队的期望。一年多来她吃得苦,学习也极努力,又肯动脑筋,四个月前被评为模范护士。

闷热在不知不觉中退去,她关掉电扇,走进二号婴儿室。这个隔间的五个小家伙都睡着了,只有第10号婴儿睁着一只眼,似乎在望着她,嘴角上还挂着笑靥。她疼爱地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她记起,这个小家伙是昨天中午出生的,她的视线落在婴儿胸前的挂牌上:第10号,李刚,父亲李东林,母亲史兰芳。

就在三个小时前,她还为小李刚注射了一针维K4。李刚生下不久,嘴里吐出的黏液中带着血丝,医院初步诊断为先天性维K合成不全。这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新生儿疾病,必须注射一段时间维生素K,以防止婴儿大出血,发生危险。

今天下午三点半,李刚的父亲来到产科病房,陪同的还有这家医院的军代表、院长以及院长秘书,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将李刚的母亲接走了。刘琼燕望着驶出院门的吉普车颇有

些不解，一个做母亲的，怎么留下婴儿自己回家呢？后来她听说小李刚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市里的一位处长，他的老首长从省城来到市里，今晚在他家做客，处长夫人必须到场以示对老首长的礼貌和尊敬，至于婴儿，既然有病，留在医院观察、治疗也好。

她抱起李刚，亲了亲他的小脸。刚生下来就有病，她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加之小李刚长得很乖，眼大大的，脸圆圆的，又不好哭，除了给他打针时轻轻哭两声之外，便没见他哭过，她对这孩子有特别的亲近感。

她望了望安静的婴儿们，放下李刚，走进值班室，洗了洗脸，打算吃点东西。天边只有夕阳的一抹余晖，起了一阵微风，树叶沙沙作响。她咬了一口馒头，抬头望了望林荫道，那儿空荡荡的，他没有来。要是他下了课就往城里赶，这时候该到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他说过要来看她的。不过，幸好没来，要来了，现在可没时间陪他。

他叫岳维仕，重庆大学毕业班的学生。他们是三个多月前在市文教卫生系统先进人物表彰会上认识的。她和他在一个大组，他的口才、英俊和风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结束那天的中午，碰巧他们在林荫道上相遇，他微笑着朝她点了点头，说：

“我还以为是遇见了天仙，却原来是我们的白衣天使。”

她红着脸低下了头，不自然地说了声“你好……”

她没想到会收到他的来信，一周两封，长长的。她没有回信，她忘不了家乡的那个他。

他叫颜体明，是他们村一个很能干的青年。他们俩没有婚约，没有碰过一下手，但彼此已有心灵交流的火花，她心中有他。离开家乡时，他站在路边默默送行，她看见了他那一双混合着忧愁与依恋的眼睛。到重庆后她的脑海里曾多次浮现出那双眼睛。

岳维仕热情、执著，仍不断给她写信，几次到医院看她。接触的次數多了，她不得不冷静地将两人作了对比。家乡的他淳朴、真诚、有才学，但他在农村，将来怎么办？眼前的他，学识渊博，风度翩翩，颇能理解她，她充满幸福感——她不怀疑，将来他会给她幸福。

使她彻底下决心是在一个周末的黄昏。他们又在嘉陵江边散步，他谈起了他的未来，再由他的未来引申到他们的未来，他发誓永远爱她，说他的爱就像这江水一样奔流不息，永无止境，江南岸的汪山为证，他要永远给她幸福。夜幕渐渐垂下，已没什么游人，他突然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亲吻她，她骤然不知所措，短暂的慌乱，象征性的挣扎后她半昏迷般倚在他怀里，全身软软的，听不到江水冲击岸边的响声，听不见喇叭声，只听到他急促的心跳声，她仿佛觉得自己已融进他那一颗奔腾的心。不一会儿，一声汽笛长鸣，她猛然惊醒，有些羞怯，挣开了他，跑回宿舍。

那晚她极不平静。她在感受到从未体验过的幸福的同时又有一种愧疚感，甚至有一种犯罪感。然而，她已接受了他的拥抱，一个男人的拥抱，在闭塞乡村中长大的她已感到别无选择。内心的挣扎以后，她决心忘掉家乡的他。

她本想给颜体明写封信，告知一声，打个招呼，但她没有勇气，她感到对不起他……

她回到10号婴儿小李刚床前，抱起了他，仔细看了看他的口腔，没有发现出血现象。

体表也无出血点。军代表打过招呼,要特别留心这个孩子,——那是他老首长的宝贝儿子。

重庆解放较晚,眼下这座城市^①还是军事管制时期。军代表叫曾召理,22岁,排级干部,出生在山西偏远农村,是小李刚的父亲李东林把他带到部队,李东林转业前又把他安排到这家医院作军代表,因而李东林虽然只比他大六岁,却是他的老首长。

他是怀着小心翼翼的心情到医院作军代表的。他太不熟悉城市了,自己文化也不高,只读过一年书,在部队学过一些文化。他觉得城里人简直不可理解,深更半夜不睡觉,吃馆子,逛商店;观世音菩萨不信,去信洋教。医院本来为他准备了一套带有沙发、会客室的办公室,他拒绝了,他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选了楼下一间极普通的房间作他的办公室兼宿舍。这间房子20来平方米,正前方墙上贴有毛泽东主席戴八角帽的画像,画像下边贴的是他亲自抄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抄写得极为认真,但字太粗劣了,比如,“不准调戏妇女”的戏字,右边部首是“戈”,那一短横两头圆圆的,像一根棒;弯钩粗得已没有钩的味道,像一支斜放着的步枪;那一撇极像宝剑;右上角那一点极圆,简直就是手枪的枪口。全篇字就好像是刀、枪、棍、棒组成的一般。虽然也有人(比如副院长杜祥林)称赞军代表书法刚劲有力,大多数人却是心知肚明,不加评论。室内陈设简单,唯有办公桌上那只搪瓷茶缸特别显眼。那缸子极旧,缸周伤痕累累,露出许多深灰色的或大或小的斑点,从已经十分模糊的“苏维埃”字样可以断定那是很早时期的军用品。曾召理曾经向许多人夸耀,说这只杯子是他参军那天营首长送给他的,而营首长又是在1940年参军时团首长送给他的,而今那位首长的首长已是师长。于是人们对这只杯子肃然起敬,对年轻的军代表也肃然起敬。

他身材伟岸,嘴唇、鼻子乃至整个面部轮廓分明,给人以坚毅、原则性很强的感觉,当他站着沉思某个问题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尊雕刻得极好的塑像,但是别忙,他眼神常常闪烁不定,有时甚至显得有些迷茫,内心的喜怒哀乐在面部表露无遗,不时变换,又显出稚嫩。这种成熟与稚嫩并存、坚毅与迷茫同在的形象,美术家是最感棘手的。

此刻,军代表在军代室一会儿驻足,一会儿踱步,一会儿眉头紧锁,一会儿面带笑容,显然是在思考着好几个问题。

他紧锁眉头为“洋教”的事焦心。假如不是解放,不清楚他何时才知晓基督教这个名词。他向首长请教,向其他单位的军代表了解,知道基督教是“美国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工具”,“基督徒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当然,也是抗美援朝他才知道有美国这个国家。他自认为对基督教已十分了解,也自认为有能力迅速让“洋教分子”检讨、退出教会。到医院不久,他便将一位科长送进了监狱。这位科长姓黄,是这家医院基督徒的召集人,他要捉一儆百,让基督徒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接着,他将任科级、副科级(护士长)的五位基督徒全部免职,要他们写检讨书。使他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仍在顽抗。最顽固的一位叫周世琼,她将近四十岁,曾经作过外科护士长,后又任妇产科护士长(已被他免职),号

^① 1950—1954年重庆市系中央直辖市。

称是这家医院的第一号护士。她拒绝揭发同伙,也拒绝写一个字的检讨。他曾对她进行了三次隔离审查,但每天桌面上都是一张白纸。他极为气愤,曾几次提出将周世琼送到监狱劳动改造,但遭到院长朱伯济的坚决反对。他认为,这些基督徒顽抗的根子就是朱伯济。朱伯济是基督徒,这个根子不挖掉,洋教分子们还要顽抗。他曾要求上级机关撤掉朱伯济的院长职务,但领导说,朱院长抗战时期从美国赶回来为国效力,在日寇疯狂轰炸重庆时他组织了十多个医疗抢救队,为保卫重庆人民的生命作出了大的贡献,更何况他是国际上有名的心脏外科专家,不能不考虑国际影响。领导上甚至不同意让朱伯济作检查,说只要他不公开从事宣传基督教的活动就行了。他认为领导的思想有些右倾。

头年,就因为没解决周世琼顽固不化的问题,这家医院没有被评上先进单位,而今已是九月份了,心里不禁感到焦急。

他工作努力,到医院后放下背包便检查锅炉房、制剂室、药房等要害部门的安全,当天便组织保卫小组,还经常在夜里查岗或亲自带人巡逻。朱院长几次赞扬他。他觉得这老头儿虽是洋教分子却也和蔼可亲,对新政权也还拥护。

此刻他还在考虑个人问题。李东林曾告诉他,好好锻炼,做出成绩,找个对象把家安了,转业时就可扎根重庆。按说,医院里年轻护士多的是,他又一表人才,解决个人问题并不难,事实上也有好几个未婚护士对他表示了好感,有的姑娘甚至明送秋波。他看中了妇产科的护士常洁丽,已恋爱不少时候了。然而,刘琼燕到医院后他的心激荡了,他觉得自己找对象太匆忙,太草率,她,才是自己理想中的女人。前不久,军代表们听文化培训课,他看了维纳斯的图片,觉得外国人真不可理解,那个断手杆有什么好,哪有刘琼燕漂亮?他决心追刘琼燕。起初,他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刘琼燕是部队推荐到医院的,和部队有必然的情感,自己又是部队上的人,岂不一拍即合?他追了,办法也想了,刘琼燕均说她在农村有对象而拒绝了。他没有灰心,他不相信自己不能战胜一个农民。

一想到刘琼燕,紧锁的双眉松开了,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他太喜欢她了,连她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她为婴儿换尿布时,十个指头灵巧的动作都深深吸引着他。然而,自己为何久攻不下呢?他脸上没有笑容了,露出一副迷惘的表情。要说她忠于农村的那个对象,为何又与那位大学生好上了呢?常洁丽告诉他,刘琼燕在和一位大学生搞对象,要他死了这条心。死了这条心?谈何容易,他没有办法不去想她,她的影子时常伴随着他。突然,他脸上的神色又变了,变成了悔恨和自责。他干过蠢事——那是上个月一天的下午,刘琼燕轮休,他将她叫到军代室谈话,询问她家乡情况,要她留意周世琼的反党言行,还用那只象征着革命的杯子盛了水,请刘琼燕喝水,——医院的人都知道,只有他特别看重的人才能喝到那杯子里的水。天热,刘琼燕穿一件薄薄的上衣,一条浅蓝色的长裤,坐在他对面,望上去,她全身是那样协调,那样柔软——他尚不知道“线条”这个词,但概念是有的,他心神驰,碰巧这时起了一阵风,门“砰”的一声自动关上。他突然想起了农村为牛穿鼻子的情景——牛,是极不情愿被穿鼻子的,那是又跳又吼,疯狂挣扎,然而一旦穿上了却又服服帖

帖了。他要穿牛鼻子了。他要采取非常手段了。门已关上，那门是带了弹簧锁的，窗外是一小片树林，没有人影，他站起身，扑上去，一把将刘琼燕抱住。刘琼燕呼吸急促，呼喊“不，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猛然一惊，眼下正是自己前途的关键时刻，他松开了手，还说了声“对不起”，刘琼燕抚了抚头发，紧走几步，开门走了。

他曾经担心刘琼燕将这件事传出去——如果那样他将坚决否认——然而没有动静，他想，刘琼燕是在保护他，她还是喜欢他的，只是自己太急了，他准备打持久战。

他想起了晚上的政治学习。今天是星期二，晚上七点到九点全院职工政治学习，他参加领导班子这一组。他准备先讲话，从国际形势、朝鲜战场形势讲起，再讲到医院的工作，“前方少流血，后方多流汗”，他还准备最近召开35岁以下的外科医生、护士动员会，让他们在决心书上签名，一旦需要便奔赴前线，他要这份决心书送到报社，寄到志愿军总部。他要让部队、让他的老首长知道他的才干。

他又想到了周世琼。他准备在领导班子中再次提出，让周世琼作深刻检查，这是她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再拒绝，那么送她去监狱劳改。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否则，对医院和他个人的声望都有影响。此时，他脸上显出的是“坚毅、刚强”四个字。

他想起了小李刚，得去看看首长的宝贝儿子，也借此去看看刘琼燕。不知为什么，他每次见到刘琼燕都有心神恍惚的感觉，仿佛自己的魂魄都已飞到了她的身上。

他出现在婴儿室门口，刘琼燕放下手中的孩子，走了过去。

“有事吗？”刘琼燕礼貌地问。

军代表盯着刘琼燕，她不由低下了头。她能感觉到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她熟悉那双眼睛。

“小李刚好吗？”他关心老首长的儿子，可眼睛一刻也没离开刘琼燕。

“好。”琼燕抬起头望了他一眼，那双眼睛告诉她，军代表并未死心。

“辛苦你了，标兵同志！”他热情地赞扬了一句，稍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婉转，关心地问：“吃过饭没有？可别为了工作饿坏了身子。”

“吃过了，谢谢！”琼燕努力保持着礼貌。

“小李刚的化验结果出来了，下班前几个专家碰了头，否定了他的先天性……那个先天性……”

“先天性维K合成不全。”琼燕补充。

“对，先天性维K合成不全，他嘴里的血丝是母亲脐带的玉（淤）血。”

“太好了！菩萨保佑。”琼燕高兴地说。她的师父是家乡的一个和尚，她从小和师父一起采药、制药、行医，她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庙里度过的。她信菩萨。

军代表满脸笑容望着她，正准备说什么，院长秘书刘昌正来了，说政治学习时间到了，请军代表去会议室。他只得告辞走了。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望了刘琼燕一眼才走下楼梯。

军代表的执著使她微微有些不安。好在还有几个月她的岳维仕就毕业了，他说过毕业

后就结婚,那时一切都好了。她心底升起一阵甜蜜感,脸上浮起一层红晕。

夜幕开始垂下,刘琼燕按了一下开关,电灯亮了。对面产科病房过道上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冲向楼梯,很快消失了。这是家老医院,房屋也已年久,时常出现老鼠。她可是捕鼠能手,她用家乡的“食物引诱”、“铁夹伺候”的土办法消灭了病房好几十只老鼠,这两个月老鼠少多了,不过杀犹未尽,偶尔也可见到老鼠的踪迹。

小李刚没有病,她高兴得再次抱起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她放下孩子,继续巡视。

突然,停电了,婴儿室一片黑暗。前两年关门的工厂大多恢复生产了,一些新的工厂也诞生了,但是电力缺乏,时常停电。她走到供应室,点上蜡烛一一为每间婴儿室插上。插完,她又巡视了一遍,看看是否有需要喂奶的婴儿,也看看蜡烛是否插稳,天热干燥,她特别注意火灾隐患。

她看了看墙上的钟,还有半小时就该交班了。她到值班室喝了口水,然后写值班记录。

记录刚写完,一楼值班室告诉她,有她的电话。这个大楼只有唯一的一部电话,设在一楼总值班室。她从未接过电话,是谁打来的呢?她微微有些吃惊,快步走到一楼,拿起话筒。从话筒里传来岳维仕的声音:

“喂,小燕子吗?没想到是我的电话吧?”

“你在哪儿?”她心中一喜。很快就要下班了,她可以陪他去街上玩玩了。

“心已飞到你身边,人却在沙坪坝,班车也收了,只有走到你身边了。”

“啊,不……维仕,二十来里路,走到哪阵子呢……你干吗不下了课就搭车呢?”

“我在抓紧作论文实验,只有毕业论文优秀才能分个好单位,才能为你的幸福创造条件啊!”

“啊,啊。你怎么知道这里的电话号码?”刘琼燕心里热乎乎的。

“心中有你,自然留意你身边的一切……”

传来楼上婴儿的哭声,她赶紧说:“维仕,孩子在哭,上班时间不能离开岗位,我得上去。”

岳维仕爽朗地笑了:“看你,亏你还是婴儿室护士,哪个孩子不哭?婴儿的哭实际上是唱歌,婴儿的哭声等于歌声。小燕子,你说话的声音也像歌声,似铃声。”

她倾听着楼上婴儿的哭声,没有吱声。

“哟,我的小燕子沉默了,每当你沉默的时候,我便好像是处在黑暗中一般……”

楼上孩子的哭声变得尖厉,她慌了:“维仕,这哭声不对,我得上去了——”

岳维仕打断她的话:“今天只有在电话上祝你生日快乐,小燕子,明天中午12点半,我在解放碑等你,我们一起去——”

孩子的哭声像针锥着她心一般,她顾不得听完,丢下话筒,直奔上楼。

哭声从2号婴儿隔间传来,那儿,蜡烛已经熄灭,黑黑的,只有邻近隔间微弱的烛光洒了一点点进去。

她冲了过去，扭亮电筒。

是10号婴儿李刚在哭，她奔向床旁，在电筒光的照射下，她看清了，李刚左脸旁边不远处躺着那支蜡烛，烛已熄灭，但蜡烛却引燃了李刚的小枕头，那小枕头慢慢燃烧，已烧到小李刚左脸，左脸上已布满一个又一个血红色的大泡！

她赶紧抱起李刚，端起小桌上那杯为婴儿牛奶降温的水泼向小枕头的火星，叫了一声“天哪！！”随即昏倒在地上。

二 痛苦中的安慰



刘琼燕被接班护士周世琼救醒后，边哭边简单叙述了事故的经过，一丝惊慌掠过周世琼心头。她和琼燕本不该这个时候值班，就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夫人又必须回去陪省里来的首长，孩子也有病，军代表要求派得力护士值班，她是老护士，琼燕是标兵，朱院长才让她们担此重任。50年代，南下干部便是革命、老资格的代名词，甚至是共产党的代名词，而今出了这样大的事故，对刘琼燕的处分将会很重。她有些焦急。但她毕竟是很有经验的老护士长，她很快镇定下来，将参加政治学习的几个护士集中起来，果断采取了几条措施：1. 立即将小李刚送外科治疗；2. 将其他婴儿送回产妇产房以安定人心；3. 立即报告院长、军代表；4. 不要扩散事件，以免造成不良影响；5. 保护现场。

当一位护士跑到小会议室报告婴儿室发生烧伤事故的时候，曾召理正讲在兴头上。他自认为今天的讲话极为精彩，心里打算在周末召开全院职工大会，将报告内容再深化一下，让全院职工特别是刘琼燕明白他的高水平。由于护士说不清楚烧伤的是谁，只说是10号婴儿，曾召理压根儿不知道他的老首长的宝贝儿子是几号，他极不愿意中断他的讲话，吩咐作记录的刘昌正秘书去看看就行。刘昌正知道10号就是小李刚，在朱院长耳边提醒了一下，朱院长宣布暂时休会，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去现场。

此时，婴儿们都已送回各自的母亲身边，刘琼燕追到外科去了，婴儿室只留下周世琼和一楼总值班室护士常洁丽保护现场。当曾召理明白烧伤的就是老首长的小宝贝时，惊吓得说不出一句话。老首长的儿子在自己任职的医院被烧伤，这如何得了？他只感觉，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炮火，面对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子弹都没有现在这么惊慌过。他那轮廓分明的面孔凝住了，目光呆呆的，转瞬，惊慌变成了愤怒，呼叫着“严惩凶手”、“一查到底”，朱院长提醒他注意影响，他才安静下来。

周世琼简要汇报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常洁丽则揭发说，刘琼燕在电话上和她的男朋友谈情说爱，是刘琼燕的失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刘昌正秘书和副院长杜祥林现场勘察后，杜祥林分析、概括了事故的原因：一只老鼠窜进第2号婴儿室隔间，奔跑过程中绊倒了蜡烛，而由于惯性，蜡烛弹向小李刚枕边，蜡烛在熄灭的那一瞬间，或者熄灭后烛芯尚带有火，将小李刚的枕头引燃，火势再行蔓延，烧伤了小李刚的左脸。刘昌正还在洁白的床单上发现了老鼠留下的浅浅的脚印。于是一行人火速赶到外科看望孩子。

小李刚伤势严重，左脸烧伤面积达70%，上部离眼角仅半厘米，左下角嘴唇有四分之一部位被烧伤，庆幸的是未危及眼睛。

外科张主任向领导班子汇报了治疗方案，并和朱院长仔细讨论抢救、治疗中的每一个细节。曾召理听不懂，他已从惊慌中清醒过来，他在考虑事件本身。一方面，他感到不好向老首长交代，而老首长一旦对他产生不好印象，那是不得了的事。另一方面，这样大的事故，刘琼燕会受到很重的处分，他不愿意她一辈子背上污点，他认为刘琼燕早晚是他的人。他又想，事故既然是刘琼燕、周世琼交接班时发生的，那便很难说周世琼没有责任，甚至不能不考虑周世琼在搞阶级报复——她长期被批斗，心怀不满，借机烧伤革命干部的孩子是有思想基础的。假如将事故定性为阶级报复，他不仅好向老首长交代，也保护了刘琼燕，而且趁此可以把周世琼送进监狱，这个顽固堡垒便自行瓦解了。

要将事故定为阶级报复并不难，只要刘琼燕承认孩子是在她交接班时被烧伤的，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烧伤，让她写个简单的材料，单位再写一份公函，便可将周世琼送到监狱了。他估计，刘琼燕会理解他的一片苦心。在这样大的事故面前她是巴不得脱掉干系的。

刘琼燕已哭红了眼，正在协助护士清洗小李刚的创面，她用棉签蘸上盘尼西林，一点、一点点清洗，棉签换了一根又一根，那动作比绘图绣花还仔细。曾召理将刘琼燕叫到了外科主任办公室，她低垂着头，坐在曾召理对面。

“琼燕同志，哭那么凶做啥？有我呢。”

刘琼燕望了他一眼，复又低下头，没有说话。

“你当然知道，事故的性质是严重的，不仅破坏了医院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烧伤的是南下干部的孩子，若不从重处理，难以向家属交代，甚至不好向军管会交代。”

刘琼燕仍没有说话，她知道事故的严重性，但她心里有岳维仕，他会安慰自己，他会和自己一起渡过眼前这个难关，有他的爱，她能承受任何挫折。

“事故是在你交班时发生的，对吗？”

她点了点头。他接着问：“你并不知道小李刚是怎样被烧伤的，对吗？”

“我说过，我下楼接电话时蜡烛倒了，烧伤了孩子。”

“蜡烛倒了？蜡烛在小茶几上，用蜡粘着，怎么会倒下？茶几与婴儿的床有那么宽的距离，即便蜡烛倒下，也会倒在地板上，怎么会烧伤小李刚？”

“我不知道。”她再次抬头望了曾召理一眼。她并不知道领导班子勘察现场的结论。